

主恩滿溢

劉幸惠

生長於篤信佛教的大家庭，中學時信主，婚後隨先夫前往日本留學，於先夫獲博士學位後移居美國，一家四口生活幸福美滿。一九七八年先夫事業攀上高峰卻突然腦溢血病倒，只有百分之五生存希望，即使存活，亦將終身與輪椅為伴。

孤單無助的我，終於回到遠離多年的上帝面前，倒空自己，迫切禱告；先夫竟然從必須開刀到不必開刀，從左半身失去知覺到局部恢復知覺，從學習坐和站一直到可以練習走路，只是其間脾氣格外暴躁，我只有靠著神的恩典使軟弱的身心能夠背負重擔，因為「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，我們所能承擔的，乃是出於神。」(林後三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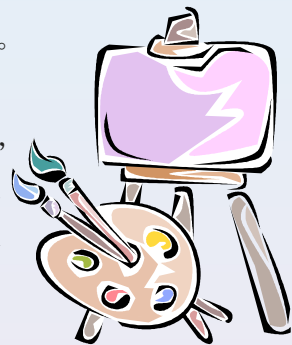
一年後，在東部好友家小住，曾被問及：「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若是超過極限，妳將會如何？」我一時語塞，但是翌日前往芝加哥的路上，清楚聽見主的聲音：「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…。」(林前十13) 友人的問題得到神的親自解答。

四年後，遷徙南加州海邊，並經營畫廊。我熱心提拔一位頗有潛力但沒有合法身份的畫家，期盼將來能長期合作。只是沒想到對方得到居留權後，就失去蹤影。此時，愛我、明白我的神以詩篇八十一章10節：「我是耶和華你的神，曾把你從埃及地領上來，你要大大張口，我就給你充滿。」來安慰我內心的創傷。因此，我「大大張口」，希望有一天能成為專業畫家。後來在《日日與主同行》讀到：

「被佔便宜是那樣的嚴重嗎？…當人佔我便宜時，上帝都為我補償。」學習赦免的功課。

當初向對方買斷的畫，賣不出去，十年後，託某家畫廊寄賣，不料竟遭淹水而得到保險公司的賠償。我也在學畫五年後，先後在臺灣、美國、北京的美術館開畫展，終於受到肯定，成為畫家。女兒婚後得了厭食症，瘦到皮包骨。入院那天，牧師們為她禱告，女兒不僅得醫治，醫院也沒收取約四萬美金的醫療費用。為此，我們寫了「上帝的醫治」，來見證神的奇妙作為。後來有一位女孩得到同樣的疾病，透過我們為她禱告，也奇蹟似地得上帝的醫治。

我曾經罹患五十肩，手不能舉高亦無法提重物達四、五年之久，分別在兩次醫治佈道會中得醫治。我的身上也曾經長瘤，手術前一天，牧師為我禱告時，我看見異象，得見主耶穌的榮美，有亮光籠罩其上，下端三分之一處則是土黃色，模糊可見醫師的形像，顯出屬天和屬地的兩個國度。一九九七年，我在北京突然中風，右邊手腳動彈不得，經過牧師禱告後，在一星期中，便得醫治。先夫原本非常反對基督教，但因我的腦中風經歷了「我從前風聞有你，現在親眼看見你。」(伯四二5) 而信



主。先夫去世的第三天，我看到異象，遙遠的藍天映出他滿足的笑容，使我深得安慰。

先夫去世三年後我再婚，外子是退休的教授，體貼忠厚，樂於助人。我們都經歷喪偶

的悲痛，神補償我們兩人過去的欠缺。但願今後一起來關心有需要的人，並為主發光。(編按：本刊封面重彩畫「活泉」係本文作者所畫。)

「思」念「恩」典

姚惠綺

感謝上帝所賜的恩典，讓我們走過生命中最艱辛的路程。

二〇〇二年元月七日，我們四個半月大的女兒思恩(英文名字Celine)，在醫院做頭部超音波後，被發現在右腦有個拳頭般大的腫瘤。腦神經外科醫師告訴我們，若不馬上開刀，思恩將無法撐過兩個星期，因腦壓太高；而且思恩只是個嬰兒，腦瘤卻已長得這麼大，屬於惡性的機率相當高。聽到這突如其來的壞消息，我們有如被判了死刑，悲痛至極。

我們馬上辦住院手續，做手術前的準備，隔天一早七點，思恩被送進手術室，進行腦部開刀。整個手術過程長達八小時，中間還發生許多危急狀況，當時我們守在手術室外，每分每秒都很難熬，只有不斷的禱告。手術結束時已近下午四點，雖經過一些波折，但一切還算順利，我們終於鬆了一口氣。思恩被送進加護病房觀察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我們面對更多難題，這實在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。

數天後，腫瘤科醫師告知切片檢查的結果是惡性腦瘤，必須化療和電療雙管齊下，治癒率較高，但是思恩太小，不能用電療，但是單靠化療，治癒率相當低且有許多後遺症，大部

份醫師對她的情況都不樂觀。我的心情在悲痛與失望中擺動，猶如人生已到盡頭。

我們每天不住的禱告，思恩手術後恢復得很好，兩個星期就出院了。立刻開始尋求美國有名癌症治療中心，希望能找到出路。之後決定帶思恩到休士頓的癌症中心接受新療法。雖然費用昂貴，但只要能醫好思恩，就是值得的。所認識的醫生大部份持反對意見，認為那種治療法仍在臨床實驗階段，效果無法預期。我們則認為那是在無計可施之下唯一的選擇，於是我們開始為這件事禱告，求上帝為我們開路或關門。

幾個星期後，一切準備就緒，臨行前數日，突然接到休士頓癌症治療中心的電話通知，思恩不能加入臨床實驗，因為MRI(斷層掃描)未顯示腦瘤復發的跡象，於是上帝將這扇門關了。事隔數週，思恩時有嘔吐狀況，檢查發現是腦積水，於是再度入院作了兩

